



三國志文類第五十二

評

蜀

陳壽評先主

又評後主

又評諸葛亮

又評關張黃馬趙

又評龐統法正

又評許靖糜竺孫乾簡雍伊籍秦宓

又評劉馬秦董呂

陳壽評劉封彭羸廖立李嚴劉琰魏延楊儀

又評霍峻王連向朗張裔楊洪費詩

又評杜微周群杜瓊許慈孟光來敏尹默李譔

譙周卻正

又評黃權李恢呂凱馬忠王平張嶷

又評蔣琬費禕姜維

楊戲贊季漢輔臣

又贊昭烈皇帝

又贊諸葛丞相

又贊許司徒

又贊關雲長張益德

又贊馬孟起

又贊法孝直

又贊龐士元

陳壽評鄧芝張翼宗預楊戲

孫盛降魏評

陳壽評先主

評曰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機權幹畧不逮魏武是

以基宇亦狹然折而不撓終不為下者抑揆彼之量
必不容已非唯競利且以避害云爾

又評後主

評曰後主任賢相則為循理之君惑閹豎則為昏闇
之后傳曰素絲無常唯所染之信矣哉禮國君繼體
踰年改元而章武之三年則草稱建興考之古義體
理為違又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
靡書諸葛亮雖達於為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然
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不亦
卓乎自亮沒後茲制漸虧優劣著矣

又評諸葛亮

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
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
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
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
物輕其本循名責寔是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
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
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
能成功蓋應變將畧非其所長歟

又評關張馬黃趙

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息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馬超阻戎負勇以覆其族惜哉能因窮致泰不猶愈乎黃忠趙雲疆摯壯猛並作爪牙其灌藤之徒歟

又評龐統法正

評曰龐統雅好人法統經學思謀于時荆楚謂之高俊法正著見成敗有奇畫策算然不以德素稱也儼之魏臣統其荀彧之仲叔正其程郭之儔儷邪

又評許靖麋竺孫乾簡雍

評曰許靖夙有名譽既以篤厚為稱又以人物為意雖行事舉動未悉允當蔣濟以為大較廊廟器也麋竺孫乾簡雍伊籍皆雍容風議見禮於世秦宓始慕肥遯之高而無若愚之寔然專對有餘文藻壯美可謂一時之才士矣

又評劉馬秦董呂

評曰董和蹈羔羊之素劉巴履清尚之節馬良貞寔稱為令士陳震忠恪老而益篤董允匡主義形於色皆蜀臣之良矣呂又臨郡則垂稱處朝則被損亦黃薛之流亞矣

又評劉封彭秉廖立李嚴劉琰魏延楊儀
評曰劉封處嫌疑之地而思防不足以自衛彭秉廖
立以才拔進李嚴以幹局達魏延以勇畧任楊儀以
當官顯劉琰舊仕並咸貴重覽其舉指迹其規矩招
禍取咎無不自己也

又評霍峻王連向朗張裔楊洪費詩

評曰霍峻孤城不傾王連固節不移向朗好學不倦
張裔膚敏應機楊洪乃心忠公費詩率意而言皆有
可紀焉以先主之廣濟諸葛之準繩詩吐直言猶用
陵遲况庸后乎哉

又評杜微周群杜瓊許慈孟光敏尹默李譔
譙周卻正

評曰杜微脩身隱靜不役當世庶幾夷皓之槩周群
占天有徵杜瓊沈默慎密諸生之純也許孟來李博
涉多聞尹默精於左氏雖不以德業為稱信皆一時
之學士譙周辭理淵通為世碩儒有董楊之規卻正
文辭燦爛有張蔡之風加其行止君子有取焉二子
處晉事少在蜀事多故箸于篇

又評黃權李恢呂凱馬忠王平張嶷

評曰黃權弘雅忠量李恢公亮志業呂凱守節不回

馬忠擾而能毅王平忠勇而嚴整張疑識斷明果咸以所長顯名發迹遇其時也

又評蔣琬費禕姜維

評曰蔣琬方整有威重費禕寬濟而博愛咸承諸葛之成規因循而不革是以邊境無虞邦家和一然猶未盡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也姜維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翫衆黷旅明斷不周終致隕斃老子有云治大國者猶烹小鮮沉于區區蕞爾而可屢擾乎哉

楊戲贊季漢輔臣

皇宗遺植爰滋八方別自中山靈精是鍾順期挺生

傑起龍驤始于燕代伯豫君荆吳越憑賴望風請盟挾巴跨蜀庸漢以并乾坤復秩宗祀惟寧躡基履迹播德芳毅華夏思美西伯其音開慶末世歷載攸興

又贊昭烈皇帝

忠武英高獻策江濱攀吳連蜀權我世真受遺阿衡整武齊文敷陳德教理物移風賢愚競心僉忘其身誕靜邦內四齋齋以綏屢臨敵庭是耀其威研精大國恨於未夷

又贊諸葛丞相

司徒清風是咨是臧識愛人倫孔音鏘鏘

又贊許司徒

關張赴赴出身匡世扶翼攜上雄壯虎烈藩屏左右
翻飛電發濟于艱難贊主洪業倂迹韓耿齊聲雙德
交待無禮並致姦慝悼惟輕慮隕身匡國

又贊關雲長張益德

驃騎奮起連橫合從首事三秦保據河潼宗計於朝
或異或同敵以乘釁家破軍亡乖道及德託鳳攀龍

又贊馬孟起

翼侯良謀料世興衰委質于主是訓是詔暫思經筭
覩事知機

又贊法孝直

軍師美至雅氣曄曄致命明主忠情發臆惟此義宗
亡身報德

又贊龐士元

將軍敦壯摧鋒登難立功立事于時之幹

陳評壽鄧芝張翼宗預楊戲

評曰鄧芝堅貞簡亮臨官忘家張翼亢姜維之銳宗
預禦孫權之嚴咸有可稱楊戲商畧意在不群然智
度有短殆罹世難云

孫盛降魏評

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况稱天子而可辱於人乎固謂萬乘之君偷生苟免亡禮希利要冀微榮惑矣且以事勢言之理有未盡何者禪雖庸主寔無桀紂之酷戰雖屢北未有土崩之亂縱不能君臣固守背城借一自可退次東鄙以思後圖是時羅憲以重兵據白帝霍弋以彊卒鎮夜郎蜀土險狹山峻隔絕巖激湍非步卒所涉若悉取舟楫保據江州徵兵南中乞師東國如此則姜廖五將自然雲從吳之三師承命電赴何投寄之無所而慮於必亡邪魏師之來襄國大舉欲追則舟楫靡資欲留則師老

多虞且屈伸有會情勢代起徐因思奮之民以攻驕恣之卒此越王所以敗闔閭田單所以摧騎劫也何為忽忽遽自囚虜下堅壁於敵人致斫石之至恨哉也昔生有云事之不濟則已耳安能復為之下壯哉斯言可以立懦夫之志矣觀古燕齊荆越之敗或國覆主滅或魚鱗終能建功立事康復社稷豈曰天助抑亦人謀也向使懷苟存之計納譙周之言何邦基之能禦備名之可獲哉禪既闇主周寔駑臣方之申包胥單范蠡大夫種不亦遠乎

三國志文類第五十二

三國志文類第五十三

吳

陳壽評孫堅孫策

又評吳主

又評三嗣主

孫盛評孫堅孫策

又評三嗣主

陳壽評劉繇太史慈士燮

又評張昭顧雍諸葛瑾步騭

又評孫紘嚴峻程秉闕澤薛綜

又評周瑜魯肅呂蒙

又評程普凌統潘璋等

又評朱治朱然呂範朱桓

又評虞翻陸績張溫駱統陸瑁吾粲朱據

又評陸遜

又評吳主五子

又評呂岱周魴鍾離牧全琮

又評潘濬陸凱陸胤

又評是儀徐詳胡綜

又評諸葛恪滕二孫濮陽
又評王樓賀章華

陳壽評孫堅孫策

評曰孫堅勇摯剛毅孤微發迹導溫戮卓山陵杜塞
有忠壯之烈策英氣傑濟猛銳冠世覽竒取異志陵
中夏然皆輕佻果躁隕身致敗且割據江東策之基
兆也而權尊崇未至子止侯爵於義儉矣

又評吳主

評曰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勾踐之竒英人之
傑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然性多嫌忌果於

殺戮暨臻末年彌以滋甚至於讒說殄行胤嗣廢斃
豈所謂貽厥孫謀以宴翼子者哉其後葉陵遲遂致
覆國未必不由此也

又評三嗣主

評曰孫亮童孺而無賢輔其替位不終必然之勢也
休以舊愛宿恩任用興布不能拔進良才改絰易張
雖志善好學何益救亂乎又使既廢之亮不得其死
友于之義薄矣皓之淫刑所濫隕斃流黜者蓋不可
勝數是以羣下人人惴恐皆日日以異朝不謀夕其
熒惑巫祝交致祥瑞以為至急昔舜禹躬稼至聖之

德猶或矢誓衆臣予違女弼或拜昌言常若不及况
皓凶頑肆行殘暴忠諫者誅讒諛者進虐用其民窮
淫極侈宜膏首分離以謝百姓既蒙不死之詔復加
歸命之寵豈非曠蕩之恩過厚之澤也哉

孫盛評孫堅孫策

孫氏兄弟皆明畧絕羣創基立事策之由也且臨終
之日顧命委權夫意氣之間猶有刎頸况天倫之篤
爰豪達之英鑒豈吝名號於既往違情本之至寔哉
抑將遠思虛盈之數而慎其名器者乎夫正本定名
為國之大防杜絕疑貳消釁之良謨是故魯隱矜義

終致羽父之禍宋宣懷仁卒有殤公之哀皆心存小善而不達經綸之圖求譽當年而不思貽厥之謀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孫氏因擾攘之際得奮其縱橫之志業非積德之基邦無磐石之固勢一則祿祿可終情乖則禍亂塵起安可不防微於未兆慮難於將來壯哉策為首事之君有吳開國之主將相在列皆其舊也而嗣子弱劣析薪弗荷奉之則魯相田氏之難作崇之則與夷子馮之禍興是以正名定本使貴賤殊貌然後國無陵肆之責後嗣因猜忌之嫌群情絕異端之論不逞杜覬覦之心於情雖違于

事雖儉至于括囊遠圖永保維城可謂為之于其未有治之于其未亂者也陳氏之評其未達乎

又評三嗣主

夫古之立君所以司牧群黎故必仰協乾坤覆燾萬物若乃淫虐是縱被群生則天人殛之勦絕其祿奪其南面之尊加其獨夫之戮是故湯武抗鉞不犯不順之譏漢高奮劍而無失節之議何者誠四海之醜讎而人神之所擯故也况皓罪為逋寇虐過辛癸梟首素旗猶不足以謝克魂滂室荐社未足以紀暴迹而乃優以顯命寵錫仍加豈龔行天罰伐罪弔民之

義乎是以知僭逆之不懲而凶酷之莫戒詩云取彼
譖人投畀豺虎聊譖猶然矧譖虐乎且神旗電掃兵
臨偽窟理窮勢迫然後請命不赦之罪既彰三驅之
義又塞極之權道亦無取焉

陳壽評劉繇太史慈士燮

評曰劉繇藻厲名行好尚臧否至于擾攘之時據萬
里之上非其長也太史慈信義篤烈有古人之分士
燮作守南越優游終世至子不慎自貽凶咎盖庸才
玩富貴而恃阻險使之然也

又評張昭顧雍諸葛瑾步騭

評曰張昭受遺輔佐功勳克舉忠蹇方直動不為已
而以嚴見憚以高見外既不處宰相又不登師保從容
問卷養老而已以此明權之不及策也顧雍依仗素
業而將之智局故能究極榮位諸葛瑾步騭並以德
度規檢見器當世張承顧邵虛心長者好尚人物周
昭之論稱之甚美故辭錄焉譚獻納在公有忠貞之
節休承修志咸庶為善愛惡相攻流播南裔哀哉

又評張紘嚴畯程秉闕澤薛綜

評曰張紘文理意正為世令器孫策待之亞於張昭
誠有以也嚴程闕生一時儒林也至畯辭榮濟舊不

亦長者乎薛綜學識規納為吳良臣及瑩篡蹈允有先風然於暴酷之朝屢登顯列君子殆諸

又評周瑜魯肅呂蒙

評曰曹公乘漢相之資挾天子而埽群桀新盪荆城仗威東夏于時議者莫不疑貳周瑜魯肅建獨斷之明出眾人之表寔竒才也呂蒙勇而有謀斷識軍計譎郝普禽關羽最其妙者初雖輕果妄殺終於克己有國士之量豈徒武將而已乎孫權之論優劣允當故載錄焉

又評程普凌統潘璋等

評曰凡此諸將皆江表之虎臣孫氏之所厚待也以潘璋之不修權能忘過記功其保據東南宜哉陳表將家支庶而與胄子名人比翼齊衡拔萃出類不亦美乎

又評朱治朱然呂範朱桓

評曰朱治呂範以舊臣任用朱然朱桓以勇烈著聞呂據朱異施績咸有將領之才克紹堂壻若範桓之越隘得以吉終至於據異無此之尤而反罹殃者所遇之特殊也

又評虞翻陸績張溫駱統陸瑁吾粲朱據

評曰虞翻古之狂直固難免乎末世然權不能容非
曠宇也陸績之於楊玄是仲尼之左丘明老聃之嚴
周矣以瑚璉之器而作守南越不亦賊夫人歟張溫
才藻俊茂而智防未備用致艱患駱統抗明大義辭
切理至值權方閉不開陸瑁篤義規諫君子有稱焉
吾梁朱據遭罹屯蹇以正喪身悲夫

又評陸遜

評曰劉備天下稱雄一世所憚陸遜春秋方壯威名
未著權而克之固不如志予既竒遜之謀畧又歎權
之識才所以濟大事也及遜忠誠懇至憂國亡身庶

幾社稷之臣矣抗貞亮籌幹咸有父風奕世載美具
體而微可謂克禦者哉

又評吳主五子

評曰孫登居心所存足為茂美之德慮和並有好善
之姿規自砥礪或短命早終或不得其死哀哉霸以
庶于適奮不遵軌度固取危亡之道也然奮之誅夷
橫過飛禍矣

又評呂岱周魴鍾離牧金綜

評曰山越好為叛亂難安易動是以孫權不遑外禦
卑辭魏氏凡此諸臣皆克寧內難綏靜邦域者也呂

出清恪在公周魴諳畧多奇鍾離牧蹈長者之規全
琮有當世之才貴重于時然不檢姦子獲訊毀名云

又評潘濬陸凱陸胤

評曰潘濬公清割斷陸凱忠壯質直皆節槩梗梗有
大丈夫格業胤身潔事濬著稱南土可謂良牧矣

又評是儀徐詳胡綜

評曰是儀徐詳胡綜皆孫權之時幹興事業者也儀
清恪貞素詳數通使命綜文采才用各見信任譬之
廣廈其榱椽之佐乎

又評諸葛滕二孫濮陽

評曰諸葛恪才氣幹略邦人所稱然驕且吝周公無
觀況在於恪矜已陵人能無敗乎若躬行所與陸遜
及弟融之書則悔吝不至何尤裕之有哉滕胤厲修
士操遵蹈規矩而孫峻之時猶保其貴必危之理也
峻緜凶豎盈溢固無足論者濮陽興身居宰輔慮不
經國協張布之邪納萬彀之說誅夷其宜矣

又評王樓賀韋華

評曰薛瑩稱王蕃器量綽異弘博多通樓立清白節
操才理條暢賀邵厲志高潔機理清要韋曜篤學好
古博見群籍有記述之才胡沖以為立邵蕃一時清

妙畧無優劣必不得已立宜在先邵當次之華覈文
賦之才有過於曜而典詰不及也予觀覈數獻良規
期於自盡庶幾忠臣矣然此數子處無妄之世而有
名位強死其理得免為幸耳

三國志文類第五十三

三國志文類第五十四
檄 盟

魏

明帝露布天下并班告益州

表給檄州郡文

蜀

移關後文

呂凱荅雍闓檄

吳

盟文

胡綜偽作降文三條

明帝露布天下并班告益州

劉備背恩自竄巴蜀諸葛亮棄父母之國阿殘賊之黨神人被毒惡積身滅亮外慕立孤之名而內貪專擅之寔劉升之兄弟守空城而已亮又侮易益土虐用其民是以利狼宕渠高定青羌莫不瓦解為亮仇敵而亮反裘負薪裹盡毛殫刖趾遠屨刻肌傷骨反更稱說自以為能行兵於井底游步於牛蹄自朕即位三邊無事猶哀憐天下數遭兵革且欲養四海之耆老長後生之孤幼先移風於禮樂次誨武於農隙

置亮畫外未以為虞而亮懷李熊愚勇之志不思荆邯度德之戒驅畧吏民盜利祁山王師方振膽破氣奪馬設高祥望旗奔敗虎臣逐北蹈尸涉血亮也小子震驚朕師猛銳踊躍咸思長驅朕惟率土莫非王臣師之所處荆棘生焉不欲使十室之邑忠信貞良與夫淫昏之黨同受塗炭故先開示以昭國誠勉思變化無滯亂邦巴蜀將吏士民諸為亮所劫迫公卿已下皆聽束手

表紹檄州郡文

蓋聞明主國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曩者疆臣

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由已終有望夷之禍
汙辱至今及臻呂后祿產專政擅斷萬机決事省禁
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威奮怒誅夷
逆亂尊立太守故能道化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
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悺
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携養
因賊假位輿金輦壁輸貨權門竊盜鬪司傾覆重器
操贅閹遺配本無令德傑狡鋒俠好亂樂禍幕府昔
統鷹揚埽夷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
鼓發命東夏方收羅英雄棄瑕錄用故遂與操參咨

策畧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慮輕進
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
補輯表行東郡太守兖州刺史被以虎文授以偏師
獎賊威柄真獲秦師一克之報而操遂乘資跋扈肆
行酷裂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
俊逸天下知名以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被臬縣之
戮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
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于徐方地奪于呂布彷徨東
裔踣據無所幕府唯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
黨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赴征金鼓響震布衆破沮拯

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任是幕府無德於充土之
民而有造於操也後會鑿駕東反羣虜亂政時異
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勳就
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翼衛幼主而便放志專行脅遷
省禁卑侮王宮敗法亂紀坐台三臺專制朝政爵賞
由心刑戮在口所爰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群談者蒙
顯誅腹議者蒙隱戮道路以目百寮鉗口尚書記朝
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歷典二司享國極
位操因眚皆被以非罪榜楚并魚五毒具至觸情反
反慝不顧憲章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議有可納故

聖朝舍聽改容加錫操欲迷奪時權杜絕言路擅收
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柏
桑梓猶宜恭肅而操率將校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
屍畧取金寶至今聖朝流涕士民傷懷又署發冢中
即將摸金校尉所過墮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官
而行桀虜之態殄國虐民毒流人鬼加其細政苛慘
科防互設繒繳充蹊坑堦塞路舉手掛網羅動足蹈
機陷是以充豫有無聊之民帝都吁嗟之怨歷觀
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無道之臣於操為甚幕府
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意含覆真可彌縫而操豺狼

野心潛苞禍謀乃欲撓折棟梁孤弱漢室除滅中正
專為梟雄往歲伐鼓北征公孫瓚彊禦桀逆拒圍一
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欲託助王師以相掩襲故
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路瓚亦梟夷故使
鋒芒挫縮厥圍不果屯據敖倉阻河為固乃欲以螳
螂之斧禦隆阜之隧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
百萬胡騎千群奮中黃育獲之材騁良弓勁弩之勢
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汎黃河以角其前荆
州下宛葉而掎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
以熖飛蓬覆滄海而沃燥炭有何不消滅者哉當令

漢道陵遲綱紀弛絕操以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稱
陪衛內以拘執懼其篡逆之禍因斯而作乃忠臣肝
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也可不勗哉

右陳琳辭

蜀

移關後文

孫權稱尊號陳震為衛尉賀
權踐阼震入吳界移關侯曰

東之與西驛使往來冠蓋相望申盟初好日新其事
東尊應保聖祚告燎受符剖判土宇天下響應各有
所歸於此時也以同心討賊則何寇不滅哉西朝君
臣引領欣賴震以不才得克下使奉聘叙好踐界踊

躍入則如歸獻子適魯犯其山諱春秋訊之望必啟
告使行人睦焉即日張旂誥衆各目約誓順流漂疾
國典異制懼或有違幸必斟誨示其所宜

呂凱答雍閩檄

呂凱永昌不韋人也仕郡為五官掾功曹時雍閩降吳為

永昌太守永昌在益州郡之西道路雍塞與蜀隔絕而郡太守改易凱與府丞蜀郡

王伉帥厲吏民閉境拒閩閩數移檄永昌稱說云云凱答檄曰

天降喪亂奸雄乘釁天下切齒萬國悲悼臣妾大小
莫不思竭筋力肝腦塗地以除國難伏惟將軍世受
漢恩以為當躬聚黨衆率先啟行上以報國家下不
負先人書功竹帛遺名千載何期臣僕吳越背本就

未乎昔舜勤民事隕于蒼梧書籍嘉之流教無窮崩
于江浦何足可悲文武受命成王乃平先帝龍興海
內望風宰臣聰睿自天降康而將軍不覩盛衰之紀
成敗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履河冰火滅冰泮將何
所依附曩者將軍先君雍侯造怨而封賞融知興歸
志世祖皆流名後葉世歌其美今諸葛丞相英才挺
出深覩未萌受遺託孤翊贊季興與衆無忌錄功忘
瑕將軍若能翻然改圖易跡更步古人不難追鄙士
何足宰哉蓋聞楚國不恭齊柏是責夫差僭號晉人
不長况臣於非主誰肯歸之邪竊惟古義臣無越境

之交是以前後有來無往重承告示發憤忘食故畧
陳所懷惟將軍察焉

吳

盟文

權踐位權乃參分天下豫青徐幽蜀吳
充異并涼屬蜀其司州之士以函谷關

為界造
為盟曰

天降喪亂皇綱失叙逆臣承釁劫奪國柄始於董卓
終於曹操窮凶極惡以覆四海至今九州幅裂普天
無統民神痛怨靡所戾止及操子丕桀逆遺醜荐作
姦回偷取天位而叡么麼尋丕凶蹟阻兵盜土未伏
厥誅昔共工亂象而高辛行師三苗千度而虞舜征

焉今日滅虜禽其徒黨非漢與吳將復誰在夫討惡
翦暴必赦其罪宜先分裂奪其土地使士民之心各
知所歸是以春秋晉侯伐衛先分其田以畀宋人斯
其義也且古建大事必先盟誓故周禮有司盟之官
尚書有告誓之文漢之與吳雖信由中然分土裂境
宜有盟約諸葛丞相德威遠著翼載本國典戎在外
信感陰陽誠動天地重復結盟廣誠約誓使東西七
民咸共聞知故立壇殺牲昭告神明再歆加書副之
天府天高聽下靈威棗湛司慎司盟群臣羣祀莫不
臨之自今日漢吳既盟之後戮力一心同討魏賊救

危郵患分災共慶好惡齊之無或攜貳若有害漢則
吳伐之若有害吳則漢伐之各守分土無相侵犯傳
之後葉克終若始凡百之約皆如載書信言不豔寔
居于好有渝此盟創禍先亂違貳不協惱慢天命明
神上帝是討是督山川百神是糾是殛俾墜其師無
克祚國于爾大神其明鑒之

胡綜為作降文三條孫權下都建業詳綜並為侍中進封鄉侯兼左

右領軍時魏都督河北振威將軍吳質頗見猜疑綜乃偽為質作降文三條其一曰

天網弛絕四海分崩群生憔悴士人播越兵寇所加
邑無居民風塵煙火徃徃而處自三代以來大亂之

極未有若今時者也臣質志薄處時無方繫於土壤
不能翻飛遂為曹氏執事戎役遠處河朔天衢隔絕
雖望風慕義思託大命媿無因緣得展其志每徃來
者竊聽風化伏知陛下齊德乾坤同明日月神武之
姿受之自然敷演皇極流化萬里自江以南戶受覆
燾英雄俊傑上達之士莫不心歌腹詠樂在歸附者
也今年六月未奉聞吉日龍興踐祚恢弘大繇整理
天網將使遺民覩見定主昔武王伐殷殷民倒戈高
祖誅項四面楚歌方之今日未足以喻臣質不勝昊
天至願謹遣所親同郡黃定恭行奉表及託降叛間

關求達其欲所陳載列于左

其二

昔伊尹去夏入商陳平委楚歸漢書功竹帛遺名後
世世主不謂之背誕者以為知天命也臣昔為曹氏
所見交接外託君臣內如骨肉恩義綢繆有合無離
遂受偏方之任揔河北之軍當此之時志望高大永
與曹氏同死俱生惟恐功之不建事之不成耳及曹
氏之亡後嗣繼立幼冲統政讒言彌興同儕者以勢
相害異趣者得間其言而臣受性簡畧素不下人視
彼數子意寔迫之此亦臣之過也遂為邪議所見上

御會招致猜疑誣臣欲叛雖識真者保明其心世亂
記勝餘嫌猶在常懼一旦橫受無辜憂心孔疚如履
冰炭昔樂毅為燕昭王立功於齊惠王即位疑奪其
任遂去燕之趙休烈不虧彼豈欲二三其德蓋畏功
名不建而懼禍患之將及也昔遣魏郡周光以賈販
為名託叛南詣宜達密計時以倉卒未敢便有章表
使光口傳而已以為天下大歸可見天意所在非吳
復誰此方之民思為臣妾延頸舉踵惟恐兵來之遲
耳若使聖恩少加信納當以河北承望王師疑心亦
寔天日是鑒而光去經年不聞咳唾未審此意竟得

達不瞻望長歎日月以幾魯望高子何足以喻又臣
今日見待稍薄蒼蠅之散絲絲不絕必受此禍遲速
事耳臣私度陛下未垂明慰者必以臣質貫穿仁義
之道不行若此之事謂光所傳多虛少寔或謂此中
有他消息不知臣質禦讒見疑恐受大害也且臣質
若有罪之日自當奔赴鼎鑊束身待罪此蓋人臣之
宜也今日無罪橫見譖毀將有商鞅白起之禍尋惟
事勢去亦宜也死而弗義不去何為樂毅之出吳起
之走君子傷其不遇未有非之者也願陛下推古况
今不疑怪於臣質也又念人臣獲罪當如伍員奉已

自效不當徼幸因事為利然今與古厥勢不同南北
悠遠江湖隔絕自不舉事何得濟免是以忘志士之
節而思立功之義也且臣質又以曹氏之嗣非天命
所在政弱刑亂柄奪於臣諸將專威於外各自為政
莫或同心士卒哀耗帑藏空虛綱紀毀廢上下並昏
想前後數得降叛具聞此間兼弱攻昧宜應天時此
寔陛下進取之秋是以區區敢獻其計今若內兵淮
泗據有下邳荆揚二州聞鼓響應臣從河北席卷而
南形勢一連根牙永固關西之兵繫於所衛青徐二
州不敢徹守許洛餘兵衆不滿萬誰能來東與陛下

爭者此誠千載一會之期可不深思而熟計乎及臣
所在既自多馬加諸羗胡常以三四月中美草特驅
馬來出隱度今者可得三千餘匹陛下出軍當投此
時多將騎士來就馬耳此皆先定所一二知凡兩軍
不能相究虛寔今此間寔羸易可克定陛下舉動應
者必多上定洪業使普天一統下令臣質建非常之
功此乃天也若不見納此亦天也願陛下思之不復
多陳

其三

昔許子遠舍表就曹規畫計校應見納受遂破表軍

以定曹業向使曹氏不信子遠懷疑猶豫不決於心
則今天下表氏有也願陛下思之間聞界上將關浮
趙揖欲歸大化唱和不速以取破止今臣欸欸遠授
其命若復懷疑不特舉動令臣孤絕受此厚禍即恐
天下雄夫烈士欲立功者不敢復託命陛下矣願陛
下思之皇天后土寔聞其言

三國志文類第五十四

三國志文類
卷五十五

三國志文類第五十五

序

魏

文帝自叙

少帝自叙始生禎祥

衛恒撰四體書勢序

祝文

魏

祀橋玄文

蜀

三國志文類
卷五十五

味書室日鈔

即位告天文

吳

即位告天文

文帝自叙

初平之元董卓殺主鳩后盪覆王室是時四海既困
中平之政兼惡卓之凶逆家家思亂人人自危山東
牧守咸以春秋之義衛人討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
討賊於是大興義兵召豪大俠富室強族飄揚雲會
萬里相赴充豫之師戰於滎陽河內之甲軍於孟津
卓遂遷大駕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

城邑小者聚阡陌以還相吞滅會黃巾盛於海嶽山
寇暴於并冀乘勝轉攻席卷而南鄉邑望煙而奔城
郭覩塵而潰百姓死亡暴骨如莽時余年五歲上以
世方擾亂教余學射六歲而知射又教余騎馬八歲
而能騎射矣以時之多故每征余常從建安初上南
征荊州至宛張繡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修從兄
安民遇害時余年十歲乘馬得脫夫文武之道各隨
時而用生於中平之季長於戎旅之間是以少好弓
馬于今不衰逐禽輒十里馳射常百步日多體健心
每不厭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濊貊貢良弓燕代獻名

馬時歲之暮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淺
獸肥與族兄子丹獵於鄴西終日手獲麀鹿九雉兔
三十後軍南征次曲蠡尚書令荀彧奉使犒軍見余
設論之末或言聞君善左右射此是難能余言執事
未覩夫項發口縱俯馬蹄而仰月支也或喜笑曰乃
爾余曰埒有常徑的有常所雖每發輒中非至妙也
若馳平原赴豐草要狡獸截輕禽使弓不虛彎所中
必洞斯則妙矣時軍祭酒張京在坐願或拊手曰善
余又學擊劍閱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唯京師為善
桓靈之間有虎賁王越善斯術稱於京師河南史阿

言昔與越遊具得其法余從阿學之精熟嘗與平虜
將軍劉勳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聞展善有手臂
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劍良久謂言
將軍法非也余願嘗好之又得善術因求與余對時
酒酣耳熱方食芋蔗使以為杖下殿數交三中其臂
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為之余言吾法急屬難相
中而故齊臂耳展言願復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
中也因偽深進展果尋前余却脚勦正截其額坐中
驚視余還坐笑曰昔陽慶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
以祕術今余亦願鄧將軍捐棄故伎更受要道也一

坐畫歡夫事不可自謂已長余少曉持複自謂無對俗名雙戟為坐鐵室鑲楯為蔽木戶後從陳國袁敏學以單攻複每為若神對家不知所出先日若逢敏於狹路直決耳余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碁畧盡其巧少為之賦昔京師先工有馬合鄉侯東方安世張公子常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上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表伯業耳余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博物志曰帝善彈碁能用

手巾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著葛巾角撒碁

少帝自叙始生禎祥

昔帝王之生或有禎祥蓋所以彰顯神異也惟予小子支胤未流謬為靈祇之所相祐也豈敢自比於前詰聊記錄以示後世焉其辭曰惟正始三年九月辛未朔二十五日乙未直成予生于時也天氣清明日月暉光爰有黃氣烟煜於堂照耀室宅其色煌煌相而論之曰未者為土魏之行也厥日直成應嘉名也烟煜之氣神之精也無災無害蒙神靈也齊王不吊

顛覆厥度羣公受予紹繼皇祚以眇眇之身質性頑
固未能涉道而遵大路臨深履水涕泗憂懼古人有
云懼則不亡伊予小子曷敢怠荒度不忝辱永奉烝
嘗

衛恒撰四體書勢序

自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帝時魯恭
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
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
文者出於邯鄲淳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
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

效其法大康元年汲縣民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
餘萬言案敬侯所書猶有彷彿敬侯謂覲也其序篆
書曰秦時李斯號為工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
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
焉畧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為武都
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云漢
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為古今雜形然精密簡理
不如淳也其序錄隸書已畧見武紀又曰師宜官為
大字邯鄲淳為小字梁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
筆盡其勢矣其序草書曰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

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然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疏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為楷則號忽忽不暇草寸紙不見遺至今世人尤寶之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穎梁孔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

祝文

魏

祝橋立文

曹公軍至浚儀治睢陽渠遣使以太牢祀橋立文曰

故太尉橋公誕敷明德汎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謨靈幽體翳邈哉晞矣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鄙之姿為大君子所納增榮益觀皆由獎助猶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之厚歎賈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殂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酌車過三步腹痛勿怪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為此辭乎匪謂靈忿能詒已疾懷舊惟顧念之悽愴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尚饗

蜀

即位告天文

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立牲昭告
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
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
忍戮殺主后滔天泯夏罔顧天顯操子丕載其凶逆
竊居神器群臣將士以為社稷隳廢備宜脩之嗣武
二祖龍行天罰備雖否德懼忝帝位詢于庶民外及
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
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

又懼漢邦將湮于地謹擇元日與百寮登壇受皇帝
璽綬脩燔瘞告類于天神惟神嚮祚于漢家永綏四
海

吳

即位告天文

皇帝臣權敢用立牲昭告于皇皇后帝漢享國二十
有四世歷年四百三十有四行氣數終祿祚運盡普
天地絕率土分崩孽臣曹丕遂奪神器丕子叡繼世
作慝淫名亂制權生于東南遭值期運承乾秉戎志
在平世奉辭行罰舉足為民群臣將相州郡百城執

事之人咸以為天意已去於漢漢氏已絕祀於天皇
帝位虛郊祀無主休徵嘉瑞前後雜沓歷數在躬不
得不受權畏天命不敢不從謹擇元日登壇燎祭即
皇帝位惟爾有神饗之左右有吳永終天祿

三國志文類第五十五

三國志文類第五十六

祭文

魏

文帝受禪祭天地獄瀆文

明帝追冊漢帝告祠文帝廟文

張昭等作陶謙哀辭

文帝受禪祭天地獄瀆文

皇帝臣丕敢用之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漢歷世二十
有四踐年四百二十有六四海困窮王綱不立五緯
錯行靈祥並見推衍數者慮之古道咸以為天之歷

數運終茲世凡諸嘉祥民神之意比昭有漢數終之
極魏家受命之符漢主以神器宜授於臣憲章有虞
致位于丕丕震畏天命雖休勿休群公庶尹六事之
人外及將士洎于蠻夷居長僉曰天命不可以辭拒
神器不可以久曠群臣不可以無主萬機不可以無
統丕祗承皇象敢不欽承卜之守龜兆有大橫筮之
三易兆有草兆謹擇元日與群寮登壇受帝璽綬告
類于爾大神唯爾有神尚饗永吉兆民之望祚于有
魏世享

明帝追冊漢帝告祠文帝廟文

明帝即位詔
有司追謚山

陽公為漢孝獻皇帝使太尉
具以一太牢告祠文帝廟曰

獻聞夫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厥初是以先代之君
尊尊親親咸有尚焉今山陽公寢疾棄國有司建言
喪紀之禮視諸侯王獻惟山陽公昔知天命永終於
已深觀歷數允在聖躬傳祚禪位尊我民主斯乃陶
唐懿德之事也黃初受終命公于國行漢正朔郊天
祀祖禮樂制度率乃漢舊斯亦舜禹明堂之義也上
考遂初皇極攸建允熙克讓莫朗于茲蓋予以繼志
嗣訓為孝臣以配命欽述為忠故詩稱匪棘其欲聿
追來孝書曰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獻敢不奉承微

典以昭皇考之神靈今追謚山陽公曰孝獻皇帝冊
贈璽綬命司徒司空持節弔祭護喪光祿大鴻臚為
副將作大匠復上將軍營成陵墓及置百官群吏車
旗服章喪葬禮儀一如漢氏故事喪葬所供群官之
費皆仰大司農立其後嗣為山陽公以通三統永為
魏賓於是贈冊曰嗚呼昔皇天降戾于漢俾逆臣董
卓播厥凶虐焚滅京都劫遷大駕于時六合雲擾姦
雄燦起帝自西京徂唯求定臻茲洛邑疇咨聖賢聿
改乘輅又遷許昌武皇帝是依歲在玄枵皇師肇征
迄于鷄尾十有八載群寇殲殄九域咸乂惟帝念功

祚茲魏國大啟土宇爰及文皇帝齊聖廣淵仁聲旁
施柔遠能通殊俗向義乾精承祚坤靈吐曜稽極玉
衡允膺歷數度于軌儀克厭帝心乃仰欽七政俯察
五典弗采四嶽之謀不俟師錫之舉幽贊神明承天
禪位祚建朕躬統承洪業蓋聞昔帝堯元愷既舉凶
族未流登舜百揆然後百揆時序內平外成授位明
堂退終天祿故能冠德百王表功高嶽自往迄今彌
歷七代歲暨三千而大運來復庸命底績纂我民主
作建皇極念重光紹咸池繼韶夏超群后之遐蹤邈
商周之慙德可謂高朗令終昭明洪烈之懿盛者矣

非夫漢魏與天地合德與四時合信動和民神格于
上下其孰能至于此乎朕惟孝獻享年不永欽若願
命考之典謨恭述皇考先靈遺意闡崇弘謚奉成聖
美以章希世同符之隆以傳億載不朽之榮魂而有
靈嘉茲弘休嗚呼哀哉

張昭等作陶謙哀辭

謙死時年六十三張昭等為之作哀辭曰

猗歟使君君侯將軍膺秉懿德允武允文體足剛直
守以溫仁令舒及盧遺愛于民牧幽暨徐甘棠是均
憬憬夷貊賴侯以清蠹蠹妖寇匪侯不寧惟帝念績
爵命以章既牧且侯啟土溧陽遂升上將受號安東

將平世難社稷是崇降年不永奄忽殂薨喪覆失恃
民知困窮曾不旬日五郡潰崩哀我人斯將誰仰憑
追思靡及仰叫皇穹嗚呼哀哉

三國志文類第五十七

誄

魏

曹植作文帝誄

嗚呼哀哉于時天震地駭崩山隕霜陽精薄景五緯
 錯行百姓吁嗟萬國悲悼若喪考妣恩過慕唐擗踊
 郊野仰想穹蒼歛曰何辜早世隕喪嗚呼哀哉悲夫
 大行忽焉光滅永棄萬國雲往雨絕承問荒忽憎惜
 哽咽袖鋒抽刃歎自僵斃追慕三良甘心同穴感恨
 南風惟以鬱滯終於偕沒指景自誓考諸先記尋之

哲言生若浮寄惟德可論朝聞夕逝孔志所存皇雖
一沒天祿永延何以述德 之素旃何以詠功宣之
管絃乃作誅曰皓皓太素兩儀始分中和產物肇有
人倫爰暨三皇寔秉道真降逮五帝繼以懿純三代
製作踵武立勳季嗣不維網漏于秦崩樂滅學儒坑
禮焚二世而殲漢氏乃因弗求古訓羸政是遵王綱
帝典闕爾無聞未光幽昧道究運遷乾坤迴歷簡聖
授賢乃眷大行屬以黎元龍飛啟祚合契上立五行
定紀改號草年明明赫赫受命于天仁風偃物德以
禮宣祥惟聖質疑在幼妍庶幾六典學不過庭潛心

無罔亢志青冥才秀藻朗如玉之瑩聽察無嚮瞻覩
未形其剛如金其貞如瓊如冰之潔如砥之平爵公
無私戮違無輕心鏡萬機攬照下情思良股肱嘉昔
伊呂搜揚側陋舉湯代禹拔才巖穴取士蓬戶唯德
是縈弗拘禰祖宅土之表道義是圖弗營厥險六合
是虞齊契共遵下以純民恢拓規矩克紹前人科條
呂制褒貶以因乘殷之輅行夏之辰金根黃屋翠葆
龍鱗紉冕崇麗紘紘惟新尊肅禮容矚之若神方牧
妙舉欽於恤民虎將荷節鎮彼四鄰朱旗所勦九壤
被震疇克不若孰敢不臣縣旌海表萬里無塵虜備

三國志文類卷五十一
凶徹鳥殪江岷推若涸魚乾脂矯鱗肅慎納貢越裳
效珍條支絕域侍子內賓德儕先皇功侔太古上靈
降瑞黃初叔祐河龍洛龜陵波游下平鈞應繩神鳶
翔舞數莢階除系風扇暑皓獸素禽飛走郊野神鍾
寶鼎形自舊土雲英甘露瀦塗被宇靈芝冒沼朱華
陰渚回回凱風祁祁甘雨稼穡豐登我稷我黍家佩
惠君戶蒙慈父圖致太和洽德全義將登介山先皇
作儼鑄石紀勳魚錄衆瑞方隆封禪歸功天地賓禮
百靈勳命視規望祭四嶽燎封奉柴肅于南郊宗祀
上帝三牲既供夏禘秋嘗元侯佐祭獻璧奉璋鳶輿

幽藹龍旂太常爰迄太廟鍾鼓鏗鏗頌德詠功八佾
鏘鏘皇祖既饗烈考耒享神具醉止降茲福祥天地
震蕩大行康之三辰暗昧大行光之皇紘絕維大行
綱之神器莫統大行當之禮樂廢弛大行張之仁義
陸沈大行揚之潛龍隱鳳大行翔之疏狄遐康大行
匡之在位七載元功仍舉將永大和絕迹三五宜作
物師長為神主壽終金石等筭東父如何奄忽摧身
后土俾我荒荒靡瞻靡顧嗟嗟皇穹胡寧忍務嗚呼
哀哉明監吉凶體遠存亡深垂典制申之嗣皇聖上
虔奉是順是將乃紉立宇基為首陽擬迹穀林追堯

慕唐合山同陵不樹不疆塗車芻靈珠玉靡歲百神
警侍未賓幽堂耕禽田獸望魂之翔于是俟大隧之
致功兮練元辰之淑禎潛華體于梓宮兮馮正殿以
居靈顧望嗣之號咷兮存臨者之悲敬悼晏駕之既
修兮感容車之速征浮飛魂于輕霄兮就黃墟以滅
形背三光之昭晰兮歸玄宅之冥冥嗟一往之不反
兮痛閔閔之長局咨遠臣之眇眇兮成凶諱以怛驚
心孤絕而靡告兮紛流涕而交頸思恩榮以橫奔兮
闕闕塞之峽崢願哀經以輕舉兮迫関防之我嬰欲
高飛而遙憇兮悼天網之遠經遙投骨於山足兮報
恩養於下庭慨拊心而自悼兮懼施重而命輕嗟微
軀之是效兮甘九死而忘生幾司命之役籍兮先黃
髮而隕零天蓋高而察卑兮異神明之我聽獨鬱伊
而莫愬兮追顧景而憐形奏斯文以寫思兮結翰墨
以敷誠嗚呼哀哉

三國志文類第五十七

三國志文類第五十八
詩賦

魏

王粲美西征詩

文帝臨江觀兵詩

陳思王獻文帝詩二篇

又發憤告離詩

又瑟瑟調歌辭

楚王彪遺石崇詩并答詩

阮瑀造琴歌

阮籍寄懷歌

嵇康自責詩

吳質思文帝詩

杜摯與母丘儉求藥詩 并答詩

陳思王植銅爵臺賦

吳

薛瑩獻孫皓詩

胡綜黃龍賦

王粲美西征詩 魏公西征張魯侍中王粲作五言詩以美其事

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所從神且武安得久勞師

相公征閔右赫怒振天威一舉滅獯虜再舉服羗夷

西收邊地賊忽若俯拾遺陳賞越山嶽酒肉踰川坻

軍中多饒飲人馬皆溢肥徒行兼乘遠空出有餘資

拓土三千里徃反速如飛歌舞入鄴城所願獲無違

文帝臨江觀兵詩 文帝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帝於馬上為詩

觀兵臨江水水流何湯湯戈矛成山林立甲曜日光

猛將懷暴怒膽氣正從橫誰云江水廣一葦可以航

不戰屈敵虜戢兵稱賢良古公宅岐邑實始翦殷商

孟獻營虎牢鄭人懼稽顙充國務耕殖先零自破亡

興農淮泗間築室都徐方量宜運權略六軍咸悅康

豈如東山詩悠悠多憂傷

陳思王獻文帝詩 二篇

於穆顯考時惟武皇受命于天寧濟四方朱旗所拂
九土披攘立化滂流荒服來王超商越周興唐比蹤
篤生我皇奕世再聰武則肅烈文則時雍受禪炎漢
臨君萬邦萬邦既化率由舊則廣命懿親以藩王國
帝曰爾侯君茲青土奄有海濱方周于魯車服有輝
旗章有叙濟濟雋乂我弼我輔伊予小子恃寵驕盈
舉挂時網動亂國經作藩作屏先軌是墮傲我皇使
犯我朝儀國有典刑我削我絀將寘于理元凶是率

明明天子時篤同類不忍我刑暴之朝肆違彼執憲
哀予小子改封充邑于河之濱股肱弗置有君無臣
荒淫之闕誰弼予身熒熒僕夫于彼異方嗟予小子
乃罹斯殃赫赫天子恩不遺物冠我立冕要我朱紱
朱紱光大使我榮華剖符授玉王爵是加仰齒金璽
俯執聖策皇恩過隆祗承休惕咨我小子頑凶是嬰
逝慙陵墓存愧闕廷匪敢傲德寔是恩是恃威靈改加
足以沒齒昊天罔極性命不圖常懼顛沛抱罪黃墟
願蒙宥石建旗東嶽度立毫釐微功自贖危軀授命
知足免戾甘赴江湘奮戈吳越天啟其衷得會京畿

遲奉聖顏如渴如飢心之云慕愴矣其悲天高聽卑
皇肯照微

又曰

肅承明詔應會皇都星陳夙駕秣馬脂車命彼掌徒
肅我征旅朝發馮臺夕宿蘭渚芒芒原隰祁祁士女
經彼公田樂我稷黍爰有樛木重陰匪息雖有糗糧
饑不遑食望城不過面邑匪游僕史警策平路是由
玄駟藹藹揚鑣測沫流風翼衡輕雲承蓋涉澗之濱
緣山之隈遵彼河許黃阪是階西濟閔谷或降或升
駢駟倦路再寢再興將朝聖皇匪敢晏寧拜節長驚

指日遙征前驅舉燧後乘抗旌輪不輟運馮無廢轂
爰暨帝室稅此西墉嘉詔未賜朝覲莫從仰瞻城闕
俯惟闕廷長懷永慕憂心如醒

又發憤告離詩

是時待遇諸國法峻任城王
暴遷諸王既懷友于之痛植

及白馬王彪還國欲同路東歸以叙隔澗
之思而監國使者不聽植發憤告離而作

詩

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
伊洛曠且深欲濟川無梁汎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
回顧戀城闕引領情內傷大谷何廖廓山樹鬱蒼蒼
霖雨泥我塗流潦浩從橫中田絕無軌改轍登高岡

脩阪造雲日我馬立以黃立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
鬱紆將何念親愛在離居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
鷓鴣鳴衡軛豺狼當路衝蒼蠅間白黑讒巧反親疎
欲還絕無蹊擊轡上踟躕踟躕亦何留相思無終極
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
孤獸走索群銜草不遑食歸鳥赴高林翩翩厲羽翼
感物傷我懷撫心長歎息歎息亦何為天命與我違
柰何念同生一徃形不歸孤魂翔故域靈柩寄京師
存者勿復過亡沒身自哀人生處一世忽若朝露晞
年在桑榆間影嚮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咄咄令心悲

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
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情然後展殷勤
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
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變故在斯須百年誰能持
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
收涕將長塗援筆從此辭

又瑟瑟調歌辭

吁嗟此轉蓬居世何獨然長去本根逝夙夜無休閒
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風起吹我入雲間
自謂終天路忽焉下沈淵驚飈接我出故歸彼中田

當南而更北謂東而反西宕宕當何依忽亡而復存
飄飄周八澤連翩歷五山流轉無恒處誰知吾苦艱
願為中林草秋隨野火燔糜滅豈不痛願與林葉連

楚王彪遺石崇詩并答詩

文武應時用兼才在明哲嗟嗟我石生為國之俊傑
入侍於皇闈出則登九列威檢肅青徐風發宣吳裔
疇昔謬同位情至過魯衛分離踰十載思遠心增結
願子鑒斯誠寒暑不踰契

石崇答詩

昔常接羽儀俱游青雲中敦道訓胄子儒化渙以融

同聲無異響故使恩愛隆豈惟敦初好款分在令終
孔不陋九夷老氏適西戎道遙滄海隅可以保王躬
世事非所務周公不足夢玄寂令神王是以守至沖

阮瑀造琴歌

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撫弦而歌因造歌曲曰奕奕天
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東西人怨士為知
已死女為悅者玩恩義苟敷暢他人焉能亂

阮籍寄懷歌

籍少時嘗游蘇門山蘇門山有

并而已籍從之與談太古無為之道及論
五帝三王之義蘇門生蕭然曾不經聽籍
乃對之長嘯清韻響亮蘇門生直爾而笑
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至是

籍乃假蘇門先生之論以寄所懷其歌曰

日没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代為雄
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富貴俯仰間貧賤何必終
又歎曰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隕兮日月頽我騰而
上將何懷

嵇康自責詩

北山中見隱者孫登康欲與之

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難乎
免於今之世矣乃遣吕安事為詩自責

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慙柳下
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報良朋

吳質思文帝詩

文帝崩質思慕作詩曰

愴愴懷殷憂殷憂不可居徙倚不能坐出入步踟躕
念蒙聖主恩榮爵與眾殊自謂永終身志氣甫當舒
何意中見棄棄我歸黃墟焚焚靡所恃淚下如連珠
隨没無所益身死名不書慷慨自僂悅庶幾烈丈夫

杜摯與母丘儉求藥詩

摯與母丘儉鄉里相親故為詩與儉求仙

人藥一丸欲以感切儉求助也其詩曰

騏驥馬不試婆娑槽檻間壯士志未伸坎軻多辛酸
伊摯為媵臣吕望身操竿夷吾困商販寧戚對牛歎
食其處監門淮陰飢不餐買臣老負薪妻畔呼不還
釋之官十年位不增故官才非八子倫而與齊其患

無知不在此表益未有言被此篤病久榮衝動不安
聞有韓衆藥信來給一九

母正儉答詩

鳳鳥翔京邑哀鳴有所思才為聖世出德音何不怡
八子未遭遇今者值明時胡康出龍壘畝楊偉無根基
飛騰冲雲天奮迅協光熙駸驥骨法異伯樂觀知之
但當養羽翮鴻舉必有期體無纖微疾安用問良醫
聯翩輕栖集還為燕雀嗤韓衆藥雖良或更不能治
悠悠千里情薄言答嘉詩信心感詩中中寔不在辭

陳思王植銅爵臺賦植字子建時鄴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

臺使各為賦植授筆立成賦曰

從明后而嬉遊兮登層臺以娛情見太府之廣開兮
觀聖德之所營建高門之嵯峩兮浮雙闕乎太清立
中天之華觀兮連飛閣乎西城臨漳水之長流兮望
園果之滋榮仰春風之和穆兮聽百鳥之悲鳴天雲
垣其既立兮家願得而獲逞揚仁化於宇內兮盡肅
恭於上京惟桓文之為盛兮豈足方乎聖明休矣美
矣惠澤遠揚翼佐我皇家兮寧彼四方同天地之規
量兮齊日月之暉光永貴尊而無極兮等年壽於東
王云云太祖深異之

吳

薛瑩獻孫皓詩

薛綜子瑩孫皓初為左執法遷曹尚書及立太子又領

少傅建衡三年皓追歎瑩父綜遺文且命瑩繼作瑩獻詩曰

惟臣之先昔仕于漢奕世餘孫頗涉臺觀暨臣父綜
遭時之難卯金失御邦家毀亂適茲樂土庶存子遺
天啟其心東南是歸厥初流隸困于蠻垂大皇開基
恩德遠施特蒙招命拯擢泥汙釋放巾褐受職剖符
作守合浦在海之隅遷入京輦遂升機樞枯瘁更榮
絕統復紀自微而顯非願之始亦惟寵遇心存足止
重值文皇建號東宮乃作少傅光華益隆明明聖嗣

聖德謙崇禮遇無加惟渥惟豐哀哀先臣念竭其忠

洪恩未報委世以終嗟臣蔑賤惟昆及弟幸生幸育

託綜遺體過庭既訓頑蔽難啟堂

今上御名

弗克志存耦

耕豈悟聖朝仁澤流盈追錄先臣愍其無成是濟是

拔被以殊榮珮忝千里受命南征旌旗備物金革揚

轂及臣斯陋寔闇寔微既顯前軌人物之機復傳東

宮繼世荷輝才不逮先是忝是違乾德博好文雅是

貴追悼亡臣異存遺類如何愚胤曾無彷彿瞻彼舊

寵頤此頑虛孰能忍媿臣寔與居夙夜反側克心自

論父子兄弟累世蒙恩死惟結草生誓投身雖則灰

隕無報萬分

胡綜黃龍賦

權稱尊號因瑞改元又作黃龍六牙常在中軍諸軍進退視其

所向命綜作賦曰

乾坤肇立三才是生狼狐垂象寔惟兵精聖人觀法
是效是營始作器械爰求厥成黃農創代拓定皇基
上順天心下息民災高辛誅共舜征有苗啟有甘師
湯有鳴條周之牧野漢之垓下靡不由兵克定厥緒
明明大吳寔天生德神武是經惟皇之極乃自在昔
黃虞是祖越歷五代繼世在下應期受命發迹南土
將恢大繇草我區夏乃律天時制為神軍取象太乙

五將三門疾則如電遲則如雲進止有度約而不煩
四靈既布黃龍處中周制日月寔曰太常桀然特立
六軍所望仙人在上鑒觀四方神寔使之為國休祥
軍欲轉向黃龍先移金鼓不鳴寂然變施闇謨若神
可謂祕竒在昔周室赤烏銜書今也大吳黃龍吐符
合契河洛動輿道俱天贊人和僉曰惟休

三國志文類第五十八

三國志文類第五十九

雜文

蜀

卻正釋譏

李興立碣表閭文

吳

華覈草文

卻正釋譏

卻正字令澹於榮利而尤耽意遷

章自在內職與官人黃皓比屋周旋不為
三十年皓從微至貴操弄威權正既不為
皓所愛亦不為皓所憎是以官不過六百
石而免于憂患依則先儒假文見意號曰

釋譏其文繼于崔
駟達旨其辭曰

或有譏余者曰聞之前記夫事與時並名與功偕然則名之與事前哲之急務也是故創制作範匪時不立流稱垂名匪功不記名須功而乃顯事亦俟時以行止身沒名滅君子所恥是以達人研道探頤索微觀天運之符表考人事之盛衰辯者馳說智者應机謀夫演畧武士奮威雲合霧集風激電飛量時揆宜用取世資小屈大申存公忽私雖尺枉而尋直終揚光以發輝也今三方鼎峙九有未乂悠悠四海嬰丁禍敗嗟道義之沈塞愍生民之顛沛此誠聖賢拯教

之秋烈士樹功之會也吾子以高朗之才珪璋之質兼覽博闕留心道術無遠不致無幽不悉挺身取命幹茲奧祕躊躇紫闥喉舌是執九考不移有入無出究古今之真偽計時務之得失雖時獻一策偶進一言釋彼官責慰此素飡固未能輸竭忠款盡瀝胸肝排方入真惠彼黎元俾吾徒草鄙並有聞焉也蓋亦綏衝緩轡回軌易塗與安駕肆思馬斯徂審厲揭以投濟要夷庚之赫撫播秋蘭以芳世副吾徒之彼圖不亦盛與余聞而歎曰嗚呼有若云乎邪夫人心不同寔若其面子雖光麗既美且艷管闕筐舉守厥所

見未可以言八紘之形埒信萬事之精練也或人率
爾仰而揚衡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余應之曰虞帝
以面從為戒孔聖以悅己為尤若子之言良哉所思
將為吾子論而釋之昔在鴻荒朦昧肇初三皇應籙
五帝承符爰暨夏商前典攸書姬哀道缺霸者翼扶
羸氏慘虐吞嚼八區於是從橫雲起狙詐如星竒邪
蠢動智故萌生或飾真以讎偽或挾邪以干榮或詭
道以要上或鬻智以自矜背正崇邪棄直就佞忠無
定分義無常經故鞅法窮而慝作斯義敗而姦成呂
門大而宗滅韓辯立而身刑夫何故哉利回其心寵

耀其目赫赫龍章鑠鑠車服媮幸苟得如反如仄淫
邪荒迷恣睢自極和鸞未調而身在轅側庭宇未踐
而棟折榱覆天收其精天縮其澤人吊其躬鬼芟其
額初升高岡終隕幽壑朝含榮潤夕為枯魄是以賢
人君子深圖遠慮畏彼咎戾超然高舉寧曳尾於塗
中穢濁世之休譽彼豈輕主慢民而忽於特務哉蓋
易著行止之戒詩有靖恭之歎乃神之聽之而道使
之然也自我大漢應天順民政治之隆皓若陽春俯
憲坤典仰式乾文播皇澤以熙世揚茂化之醲醇君
臣履度各守厥真上垂詢納之私下有匡救之青士

無虛華之寵民有一行之迹榮乎齷齪尚此忠益然
而道有隆窳物有興廢有穀有寂有先有翳朱陽否
於素秋玄陰抑於孟春羲和逝而望舒係運氣匿而
耀靈陳冲質不永相靈墜敗英雄雲布豪傑蓋世家
挾殊議人懷異計故從橫者欵披其胸狙詐者暫吐
其舌也今天綱已綴德樹西鄰丕顯祖之宏規縻好
爵於士人興五教以訓俗豐九德以濟民肅明祀以
初祭幾皇道以輔真雖跼者未一偽者未分聖人垂
戒蓋均無貧故君臣協美於朝黎庶欣戴於野動若
重規靜若疊矩濟濟偉彥元凱之倫也有過必知顏

子之仁也侃侃庶政冉季之治也鷹揚鷲騰伊望之
事也總群俊之上略含薛氏之三計敷張陳之祕策
故力征以勤世授筆英而不遑豈暇修枯籜於榛穢
哉然吾不才在朝累紀託身所天心焉是恃樂滄海
之廣深歎嵩嶽之高跼聞仲尼之替商感鄉校之益
已彼平仲之和羹亦進可而替否故朦冒瞽說時有
攸獻譬適人之有采於市閭游童之吟詠乎疆畔庶
以增廣福祥輸力規諫若其合也則以閤協明進應
靈符如其違也自我常分退守已愚進退任數不矯
不誣循性樂天夫何恨諸此其所以既入不出有而

若無者也狹屈氏之常醒濁漁父之必醉溷柳季之
卑辱褊夷叔之高懟合不以得違不以失得不充訕
失不慘悽不樂前以顧軒不就後以慮輕不粥譽以
干澤不辭愆以忌絀何責之釋何殮之卹何方之排
何責之入九考不移固其所執也方今朝士山積髦
俊成群猶鱗介之潛乎巨海毛羽之集乎鄧林游禽
逝不為之斲浮魴臻不為之殷且陽靈幽於唐葉陰
精應于商時陽盱請而洪災息桑林禱而甘澤滋行
止有道啟塞有期我師遺訓不怨不尤委命恭已我
又何辭辭窮路單將反初節綜墳典之流芳尋孔氏

之遺藝綴微辭以存道憲先軌而投制躡叔躬之優
游美疎氏之遐逝收止足以言歸汎浩然以容裔欣
環堵以恬娛免咎悔于斯世願茲心之未泰懼未塗
之泥滯仍求激而增憤肆中懷以告誓昔九方考精
於至貴秦牙沈思於殊形薛燭察寶以飛譽瓠梁託
弦以流鼓齊隸拊髀以濟文楚容潛寇以保荆雍門
援琴而挾說韓哀秉轡而馳名盧敖翺翔于玄闕若
士竦身於雲清余寔不能齊技於數子故乃靜然守
已而自寧

李興立碣表閭文

晉永興中鎮南將軍劉弘
至隆中觀亮故宅立碣表

閩文太傅掾提
為李興為文曰

天子命我于河之陽聽鼓鞀而永思庶先哲之遺光
登隆山以遠望軾諸葛之故鄉蓋神物應機大器無
方通人靡滯大德不常故谷風發而騶虞嘯雲雷升
而潛鱗驟摯解褐於三聘尼得招而褰裳管豹變於
受命負感激以回莊異徐生之摘寶釋卧龍於深藏
偉劉氏之傾蓋嘉吾子之周行夫有知己之主則有
竭命之良固所以三分我九鼎跨帶我邊荒抗衡我
北面馳騁我魏疆者也英哉吾子獨含天靈豈神之
祇豈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異世通夢恨不同

生推子八陣不在孫吳木牛之奇則非般模神弩之
功一何微妙千井齊甕又何祕要昔在顛天有名無
迹孰若吾儕良籌妙畫臧文既沒以言見稱又未若
子言行並徵夷吾反坫樂毅不終奚比於爾明哲守
冲臨終受寄讓過許由負宸荏事民言不流刑中於
鄭教美于魯蜀民知耻河渭安堵匪舉則伊寧彼管
晏豈徒聖宣慷慨屢歎昔爾之隱卜推此宅仁智所
處能無規廓日居月諸時隕其夕誰能不歿貴有遺
格惟子之勲移風末世詠歌餘典懦夫將厲遐哉邈
矣厥規卓矣凡若吾子難可究已疇昔之乖萬里殊

塗今我來思覲爾故墟漢高歸魂於豐沛太公五世
而反周想魁魁以髣髴冀影響之有餘魂而有靈豈
有識諸

吳

華覈草文

孫皓以覈年老勅令草表覈不敢
又勅作草文待之覈為文曰

咨覈小臣草芥凡庸遭春值聖受恩特隆越從朽壤
蟬蛻朝中熙光紫闥青璫是憑密挹清露沐浴凱風
效無絲釐負闕山崇滋潤含垢息貸累重穢質被榮
局命得融欲報罔極委之皇穹聖恩雨注哀棄其
猥命草對潤被下愚不敢違勅懼速罪誅曷承詔命

魂逝形留

三國志文類第五十九

三國志文類第六十

三國志文類第六十

傳

魏

張夫人傳

成侯命婦傳

王弼傳

張夫人傳

鍾會字士季夫人會母也

夫人張氏字昌蒲太原茲氏人太傅定陵成侯之命婦也世長吏二千石夫人少喪父母克成侯家脩身正行非禮不動為上下所稱述貴妾孫氏攝嫡專家

三國志文類第六十

珠書室日鈔

心害其賢數讒毀無所不至孫氏辯博有智巧言足以飾非成過然竟不能傷也及妊娘愈更疾妬乃置藥食中夫人中食覺而吐之瞑眩者數日或曰何不向公言之答曰嫡庶相害破家危國古今以為鑒誠假如公信我衆誰能明其事彼以心度我謂我必言固將先我事由彼發顧不快邪遂稱疾不見孫氏果謂成侯曰妾欲其得男故飲以得男之藥反謂毒之成侯曰得男藥佳事闇於食中與人非人情也遂訊侍者具服孫氏由是得罪出成侯問夫人何能不言夫人言其故成侯大驚益以此賢之黃初六年生會

恩恩寵愈隆成侯既出孫氏更納正嫡賈氏

成侯命婦傳

鍾會時遭所生
母喪其母傳曰

夫人性矜嚴明於教訓會雖童稚覲見規誨年四歲

授孝經七歲誦論語八歲誦詩十歲誦尚書十一誦

易十二誦春秋左氏傳國語十三誦周禮禮記十四

誦成侯易記十五使入太學問四方奇文異訓謂會

曰學猥則倦倦則意怠吾懼汝之意怠故以漸訓汝

今可以獨學矣雅好書籍涉歷衆書特好易老子每

讀易孔子說鳴鶴在陰勞謙君子藉用白茅不出戶

庭之義每欲會反覆讀之曰易三百餘文仲尼特說

此者以謙恭慎密樞機之發行已至要榮身所由故也順斯術已往足為君子矣正始八年會為尚書郎夫人執會手而誨之曰汝弱冠見叙人情不能不自足則損在其中矣勉思其戒是時大將軍曹爽專朝政日縱酒沉醉會兄侍中毓宴還言其事夫人曰樂則樂矣然難久也居上不驕制節謹度然後乃無危溢之患今奢僭若此非長守富貴之道嘉平元年車駕朝高平陵會為中書郎從行相國宣文侯始舉兵衆人恐懼而夫人自若中書令劉表侍郎衛瓘夏侯和等家皆怪問夫人一子在危難之中何能無憂答

曰大將軍奢僭無度吾常疑其不安太傅義不危國必為大將軍舉耳吾兒在帝側何憂聞且出兵無他重器其勢必不久戰果如其言一時稱明會歷機密十餘年頗豫政謀夫人謂曰昔范氏少子為趙簡子設伐邾之計事從民悅可謂功矣然其母以為乘偽作詐末業鄙事必不能久其識本深遠非近人所言吾常樂其為人汝居心正吾知免矣但當脩所志以輔益時化不忝先人耳常言人誰能皆體自然但力行不倦抑亦其次雖接鄙賤必以言信取與之間分畫分明或問此無乃小乎答曰君子之行皆積小以

致高大若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此乃小人之事耳
希通慕大者吾所不好會自幼少衣不過青紺親營
家事自知恭儉然見得思義臨財必讓會前後賜錦
帛數百萬計悉送供公家之用一無所取年五十有
九甘露二年二月暴疾薨比葬天子有七詔命大將
軍高都侯厚加賙贈喪事無巨細一皆供給議者以
為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所謂外會婦也依
春秋成風定姒之義宜崇典禮不得摠稱妾名於是
稱成侯命婦殯葬之禮有取於古制禮也

王弼傳

弼字輔嗣何劭為其傳曰弼幼而察惠年十餘好老
氏通辯能言父業為尚書郎時裴徽為吏部郎弼未
弱冠往造焉徽一見而異之問弼曰夫無者誠萬物
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
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
者也故怕言無所不足尋亦為傳嘏所知于時何晏
為吏部尚書甚奇弼歎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
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正始中黃門侍郎累缺晏
既用賈充裴秀朱整又議用弼時丁謚與晏爭衡致
高邑王黎于曹爽爽用黎於是弼補臺郎初除觀

爽請間爽為屏左右而弼與論道移時無所他及爽
以此蚩之時爽專朝政黨與共相進用弼通雋不治
名高尋黎無幾時病亡爽用王忱代黎弼遂不得在
門下晏為之歎恨弼在臺既淺事功亦雅非所長益
不留意焉淮南人劉陶善論從橫為當時所推每與
弼語常屈弼弼天才卓出當其所得莫能奪也性和
理樂游宴解音律善投壺其論道賦會文辭不如何
晏自然有所技得多晏也頗以所長笑人故時為士
君子所疾弼與鍾會善會論議以校練為家然每服
弼之高致何晏以為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

會等述之弼與不同以為聖人拔於人者神明也同
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中和以通無五情同
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
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弼
注易穎川人荀融難弼大衍義弼答其意白書以戲
之曰夫明足以尋極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顏子
之量孔父之所預在然遇之不能無樂喪之不能無
哀又常狹斯人以為未能以情從理者也而今乃知
自然之不可草足下之量雖已定乎胸懷之內然而
隔踰旬朔何其相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於顏子可

以無大過矣弼注老子為之指略致有理統著道畧
論注易往往有高麗言太原王濟好談病老莊常云
易弼易注所悟者多然弼為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
王黎苜融善黎奪其黃門即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
正始十年曹爽廢以公事免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
十四無子絕嗣弼之卒也晉景王聞之嗟歎者累日
其為高識所惜如此

三國志文類第六十





